

曹靖华译著文集

第八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 号

曹靖华译著文集
第 八 卷

*

北京大学出版社
河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

北京大学印刷厂激光照排排版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10 千字

1992 年 5 月第一版 199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400 册

ISBN 7-301-01713-8/I·266

定价:5.50 元

第八卷说明

《恐惧》原作于一九三〇年，译文原载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译文》杂志。一九四〇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七年由译者订正后再版；一九五四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次收入文集时，据苏联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阿菲诺根诺夫戏剧集》做了订正。

《侵略》原作于一九四二年，译于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重庆东南出版社出版；一九四六年重庆生活书店出版；一九五一、一九五二、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二、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重印。这次收入文集时，据苏联作家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列昂诺夫戏剧集》做了订正。

《望穿秋水》原作于一九四二年，译于一九四四年，同年重庆临江新地出版社初版；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上海新群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入文集时，又据《旗》（一九四三年一月号）做了订正。

目 录

恐惧	阿菲诺根诺夫(1)
译者序.....	(3)
恐惧.....	(5)
侵略	列昂诺夫(91)
译者序	(93)
侵略.....	(113)
望穿秋水	西蒙诺夫(199)
译者序.....	(201)
望穿秋水.....	(207)

恐 惧

(四幕剧)

阿菲诺根诺夫 著

А.АФИНОГЕНОВ

СТРАХ

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1947 年版译出;

据 А.АФИНОГЕНОВ:“ ПЬЕСЫ ”,

“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 1956 年版订正。

译者序

阿菲诺根诺夫,苏联剧作家。一九〇四年生于斯科平城的铁路职工家庭。他自幼爱好文学。十月革命爆发时,他才十三岁。受革命影响,住在梁赞时就加入了共青团,从事出版及报纸编辑工作,并任当地市立剧院政治委员。

一九二一年到莫斯科,入新闻学院。一九二四年毕业后,在雅罗斯拉夫尔市《北方工人报》工作。写诗歌、短篇小说、论文,后来专门从事戏剧工作。

卫国战争一开始,作者就负责苏联情报局的文学部工作。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自己岗位上牺牲。

作者自一九二三年写剧本《罗伯特·季姆》至一九四一年九月写完剧本《前夜》,先后共写了二十六个剧本、八个电影剧本,以及许多有关剧本及电影剧本的论文。

著名的剧本有:《怪人》(1929)、《恐惧》(1930)、《远方》(1935)、《敬礼,西班牙》(1936)、《玛申卡》(1940)及《前夜》(1941)等。

作者早年受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影响,使那个时期作品,如剧本《马林果酱》等有公式化、概念化、片面追求舞台效果的倾向。直至一九二八年写《怪人》才摆脱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影响,开始把尖锐的政治题材同人物的心理刻画结合起来。

剧本《恐惧》所反映的是三十年代学术战线上的斗争,着重描写新老科学家在新的环境下,思想成长与变化的过程。代表超政

治的科学思想的包罗金教授,常常成为危害分子的盲目工具。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以及对危害分子阴谋的揭露,使他思想上起了深刻的变化,决然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在这场斗争中,党不仅创造性地粉碎了危害分子的阴谋,把走错路的知识分子引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而且对那些与危害分子划清界限,同工人阶级携手工作的专门技术人材,表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剧本表现出在政治经济领域内取得胜利的党,在人类知识的任何领域,都是无往而不胜的。

三十年代初,作者作为“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宣扬过“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使这部作品带有抽象的唯理主义和公式化的色彩,使作品大为减色。

虽然如此,剧本在当时以及在苏联戏剧发展上,仍起了一定的作用。莫斯科艺术剧院创始人之一,苏联杰出戏剧家丹钦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致作者的信中写道:“……今天是我们演出《恐惧》二百场的日子,它给了剧院和演员们很多益处。我怀着衷心的感谢向您祝贺……”

剧本对我国目前的思想改造,或许有些益处。

这是旧译,现据一九四七年苏联艺术出版局出版的作者修订本加以校改。

一九五三年八月于北京

恐 惧

登 场 人 物

包罗金,伊万·伊里奇(包罗金)——教授,六十来岁,生理刺激研究所学术领导人。

瓦莲京娜——其女,雕塑家,二十三、四岁。

博布罗夫,尼古拉·卡西亚诺维奇(博布罗夫)——瓦莲京娜之夫,教授,三十七、八岁,研究所实验室主任。

扎哈罗夫,维萨里昂·扎哈罗维奇(扎哈罗夫)——六十四、五岁,古代东方宗教史教授。

卡斯塔利斯基,格尔曼·维托尔多维奇(格尔曼)——包罗金最爱的学生,研究所研究生,二十八岁。

瓦尔加索夫,谢苗·谢苗诺维奇(瓦尔加索夫)——研究所秘书。

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阿马利娅)——老太婆。

马卡罗娃,叶连娜·米哈伊洛夫娜(叶连娜)——女党员,三十来岁,研究所学术工作人员。

采霍沃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采霍沃伊)——党员,三十二、三岁,研究生,叶连娜的丈夫。

纳塔莎——小姑娘,十来岁,采霍沃伊前妻之女。

斯帕索娃,克拉夫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克拉拉)——女党员,六十来岁,在工厂工作,监察委员会委员。

基姆巴耶夫,侯赛因(基姆巴耶夫)——哈萨克人,党员,被提拔的研究生。

涅夫斯基,鲍里斯·莫维奇(涅夫斯基)——研究所所长。

一位沉默的主席团成员。

女侦查员。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包罗金教授家客厅。摆着书房里容不下的书柜。台座上放着用湿被单盖着的很大的粘土模型。这是瓦莲京娜的雕塑作品。

格尔曼 （自己伴奏，低声唱。唱到抒情曲的最后一节才引吭高歌）

韶华逝去，狂暴的热情
吹散了青春的幻梦，
我忘却了你的娇音，
你的仙容。

心在陶醉中跳动，
神圣，灵感，
生命，眼泪，痴情，
又为它苏生。

（瓦莲京娜、博布罗夫和包罗金在谛听。）

包罗金 真好！歌唱爱情的歌曲多么好啊！没法子——永恒的无条件的刺激。从有人类最初的第一天早晨起，到人类最末的那一天晚上止——只有爱情、饥饿、愤怒、恐惧……唔，你这次出差怎么样，尼古拉·卡西亚诺维奇？……

博布罗夫 走了一趟，很不错，很好……真是好作品啊。

包罗金 是的，好极了，可为什么呢？因为来自无条件刺激。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它自己的本源。人们爱，恐惧，愤怒，挨饿。其他一切都由此而产生，是的。艺术家也应该只谈这个。瓦莲京娜把我的刺激论应用到雕塑上去，她也作出了很好的作品。如果评奖她得不到第一名，就把我的胡子拔了。评奖委员会一来，你们就看见了。她比他们所有的人都有天才，（打手势）我的瓦莲京娜。

格尔曼 您要得奖了，瓦莲京娜。

瓦莲京娜 我丈夫是另一种意见。他不喜欢。

博布罗夫 我只是不能确定它的质量。

瓦莲京娜 如果你参加评委呢？

博布罗夫 那我一定让我的太太得奖。

格尔曼 尼古拉·卡西亚诺维奇对物对人都失掉自己的意见了……他到外省出差受到这么大的影响。

瓦莲京娜 他害怕自己有棱有角的个性受到琐碎思想的损伤。可事实上……你成了一个不死不活、模棱两可的人。尼古拉，你跟家兔一样，变得越来越蠢了……

包罗金 瓦莲京娜！

博布罗夫 也许真是这样……

包罗金 你瞧，一个月没跟丈夫见面，头一天晚上就……唉！没有涵养，没有涵养啊。是啊……跟人家学学吧。（指格尔曼）正在开会，在决定命运，可他还在唱抒情曲，开玩笑……卡斯塔利斯基，当然了，你的整个家族都像橡树：教授，科学院院士，参议院议员……

格尔曼 就是这个——参议院议员……科学院院士和议员的儿子

不能当助教。将来当助教的是镟工的女儿叶莲娜·马卡罗娃
.....她还要出国呢。

瓦莲京娜 格尔曼·维托尔多维奇真是有涵养的模范啊。

格尔曼 党小组断然把我的候补资格取消了。

包罗金 问题提给上级了。我自己有权来选择助手。目前上级正在开会。谢苗·谢苗诺维奇代表我们出席。你放心吧，格尔曼，你是天才，是够格的接班人啊！况且，谢苗·谢苗诺维奇给叶夫列姆·叶夫列莫维奇打过电话，还跟亚力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谈过话。都答应支持，不是吗？

格尔曼 他们答应过？

包罗金 嘘.....这是机密，是秘密活动.....

格尔曼 唔，那我就准备相信了。

瓦莲京娜 您是幸运儿，格尔曼，您一切都会成功的！

铃声。

是评委会吧？

格尔曼 万一是谢苗·谢苗诺维奇？

紧张地等待着。扎哈罗夫上。

包罗金 维萨里昂·扎哈雷奇！稀客。欢迎，欢迎，请坐吧，好朋友。我们这里有新闻。格尔曼要当我的助教了，要到柏林去，瓦莲京娜的雕塑要替代米宁和波查尔斯基的纪念铜像立在红场上了。一切都顺利极了！是的。我有一位女研究生叶连娜·马卡罗娃，是党员。就是提议组织人类行为研究实验室的那位马卡罗娃。她说不必再研究家兔的行为了，应当

米宁是 1611—1612 年从波兰武装干涉者手中解放莫斯科的俄国民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组织民军时，邀请波查尔斯基公爵作为指挥官。在莫斯科附近战斗中，表现了非凡军人勇敢和天才军事组织者才能。1818 年在莫斯科红场为他们建立了纪念像。

转向研究人的行为。怎么样？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速度……

您对这有什么要说的吗？

博布罗夫 伊万·伊里奇，研究人的行为是政治家的事，你我是生理学家啊。

格尔曼 生理学要排斥政治。人的命运不应当在执委会和党支部决定，应当在生理刺激研究所里解决。

博布罗夫 马卡罗娃没说这话。

格尔曼 这话是我说的。

博布罗夫 我出差一个月，见到不少东西。我认识了政治。管理人的方法要比管理家兔的方法更加复杂而多样化了。

包罗金 是啊，好朋友，管理人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瓦莲京娜 可是很有趣……跟人打交道和跟家兔打交道一样。搔搔丈夫的耳根——他就善良起来了。

铃声。

瓦尔加索夫上。

谢苗·谢苗诺维奇！

格尔曼 （跳起来）唔，胜利了吗？

瓦莲京娜 能道喜吗？

瓦尔加索夫 （稍停后）否决了。

包罗金 谢苗·谢苗诺维奇，您是开玩笑，开玩笑吧。

瓦尔加索夫 我没开玩笑，伊万·伊里奇被否决了。

包罗金 那叶夫列姆·叶夫列梅奇呢？亚历山大·格戈里耶维奇呢？

瓦尔加索夫 都害怕了。

哑场。

博布罗夫 通过马卡罗娃做研究生了吗？

瓦尔加索夫 叶连娜·米哈伊洛夫娜。

瓦莲京娜 谁去柏林呢？

瓦尔加索夫 也是她。春天去。我还是坐下吧。(坐)

包罗金 (喊) 我不准许！坏蛋，懒汉！

瓦尔加索夫跳起来。

瓦莲京娜 爸爸！

包罗金 我提出辞职！懒汉！(扑上去) 给我拿纸来，我要把一切都写出来，我到伦敦去；人家早就请我去，我不跟马卡罗娃一起干了，她脑袋里是木头，(敲桌子) 是木塞、棉花、锯末……是的！

瓦莲京娜 轻一点，爸爸，轻一点！你的心脏……

包罗金 我不在乎！让它爆炸吧……让所有的人都听听，看咱们这里是怎么对待学者的……提拔上来的研究生……大学刚毕业就升副教授……是的，她连句号都不会打，不懂语言，还当助手呢！耻辱！可耻！呸！……

扎哈罗夫 保守的气氛啊。

包罗金 什么？

扎哈罗夫 天地间保守势力在统治着。应当等待。诃利世 告
诫说：“不要为忧乐所动，斩断情根。”

包罗金 你去斩断试试！(快步走着)

瓦莲京娜 可怜的格尔曼，您很难过吧？

格尔曼 不，我很幸运，我一切都会成功的。我会走运的，会有光明的。啊，我真幸运！不，老师，您研究家兔研究得太久了，该来研究提拔上来的研究生的行为了——这也是以无条

诃利世是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主人公之一，在印度教的毗湿奴教义中，为毗湿奴神的化身之一。

件刺激为根据的……亲爱的老师，人家都怕我们，害怕我们，不相信我们。人家往科学里钻就像老鼠往加堂塔里钻一样，成千上万，成群结队。等他们一钻进去，就要咬我们了。

博布罗夫 太好了！

都转过身来。

您不去柏林，这太好了。

包罗金 怎么想出老鼠来了。话不能这么说，亲爱的。不能这样。提拔的研究生都敬重我，我也许可以说，都瞧得起我。谁尊重我呢——老鼠？不能这么说……我不同意。

格尔曼 我很难过，老师。我们这一代要对那些甚至连我都不记得的旧时代负责。我知道巴巴洛斯是红胡子，亨利和路易统治过法国，此外对过去我什么也不记得，我也不需要记住。我诅咒我父亲。您听着，我诅咒……

包罗金 你敢，你父亲是院士，可你是个毛孩子，软弱无能。

瓦莲京娜 格尔曼，您应当比以前更加两三倍的努力：发奋吧，发挥吧，写您的著作去飞黄腾达吧，您一定会飞黄腾达的……

包罗金 是啊……是啊……一定要用功……我帮助你，选一个题目，干吧……

格尔曼 好吧。我要通宵通宵干，学术上不大显身手，我不刮脸，也不唱歌。我要为那些跟我一样被自己出身的重压压倒的人们报仇。

博布罗夫 最好还是把胡子刮一刮吧……

瓦莲京娜 别信他的话，格尔曼。他除了了解他的家兔和狗之外，他不了解您，跟不了解我，不了解这个世界一样。干

吧，格尔曼，飞黄腾达起来好气气他。(下)

格尔曼 尼古拉·卡西亚诺维奇！您本来是科托明的得意门生。

在困难的时候，他不是帮助过您吗？

包罗金 是的，科托明没让自己的学生受过委屈。我写信给科托明诉苦去，不错，去诉诉苦……怎么样？

瓦尔加索夫 科托明教授昨天夜里被捕了。

博布罗夫 科托明被捕了？

包罗金 越来越紧了！最善良的人，连苍蝇都舍不得打，可……人都怎么了！都怎么了呢！

博布罗夫 人都在进行阶级斗争呢。政治家们这么说。

扎哈罗夫 把我也……伊万·伊里奇……把我也裁了。

包罗金 您在说笑话吧，维萨里昂·扎哈罗维奇，您是说笑话吧！

扎哈罗夫 我在讲东方宗教史的时候，来了一个大颧骨、戴圆眼镜的年轻人，说：“您没有马克思主义基础。”

包罗金 唔，您回答他了吗？

扎哈罗夫 大胆的话到嗓子眼里就卡住了。我想起狩猎神鸠罗，他从来总取笑那些相信全人类幸福的老实人……我没作声走了，伊万·伊里奇，我来向您讨教，求您帮助。

基姆巴耶夫上。

基姆巴耶夫 多少好书啊！是博布罗夫教授？(握吃惊的包罗金的手) 我是侯赛因·基姆巴耶夫，是提拔上来的研究生。您好，同志。这是证件。

包罗金 我不是什么博布罗夫……老实说，昏头了吧！

博布罗夫 我是博布罗夫。

基姆巴耶夫 对不起，先生！(给他证件) 我刚下火车，从克孜勒奥尔达来的……我在工农速成中学上学，选拔我到研究所来